

二王而安石之私意可略也如是而曰內華外夷斯其嚴夫衛生四海分裂之時目擊奸邪誤國之事正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而可責以悖春秋之義蹈劇秦之轍乎觀其自建元以來十被召旨卒

府三

六

不肯枉尺直尋力辭中書以就大學未嘗干以僭王猶夏之議而惟孽孽與人為善之心蓋可識矣若衡者其亦幸中之不幸而非行險以僥倖之謂也

國朝薛文清公瑄自幼講明周程張朱之學

○嘆曰此道學正脉也專心於是至忘寢食及長剛方正大處已接物不詭隨屈撓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拳拳以復性為教曰此程朱喫緊為人處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孟子之後道不成只是性不明故其學心印濂洛神會洙泗自一心一身推之萬事萬物然後約之以歸於一常瞑目端坐思索有得欣然見於顏面蓋已至於樂之境矣若夫風靈之樂為魚之詠獨知自詣舉目

可見真可與點爾同遊吟弄同適也及平辭受取與仕止久速光明峻潔魯齋之後未見其倫其飄然脫灑無所顧慮雖劉靜修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又何尚焉

錄曰 國朝理學之儒自汪環谷趙考古

府三

十七

宋潛溪方正學而後有薛文清吳康齋楊文懿丘文莊至成化間彬彬輩出若羅一峯章楓山黃未軒莊定山賀賢問又有胡敬齋鄒立齋陳白沙陳布衣周翠渠張東白其時可謂盛矣然皆未有以見其淵源

○所自道統所歸其後也亦未見其傳授所指派業所分若周程張朱何王金許意者道學大明人自分朱陸家自為游揚抑泐以其天資近似者為功不由師傳默契道體乎今觀敬軒倦倦以復性為要自一心一身推之萬事萬物而復約之以歸於一可謂得聖學之本矣故特錄之俾有志者循是而入不惟程朱之事業易見而孔顏之傳授亦不外是矣

弘道錄

府四

義

君臣之義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府四

錄曰中之一字自堯始發迺道統之淵源也蓋君臣之義匪但尊卑相屬名分相臨而已天之所不能清地之所不能靈鬼神所不能信日月所不能明莫匪賴之故必有參乎三極之道以作配乾坤而通貫會

同克塞洋溢乎其間然非私智穿鑿而為之也自吾央之乎性善而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理迺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惟至聖斯允執之如天運於上而天之曆數無能外矣苟無是則與天地之廣兆民之衆漠然不相干攝安係四海之不困窮天祿之不永終此其提綱挈領繼天立極而開萬古君臣第一義也

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錄曰此中之一義折之愈精而不亂探之愈深而不窮求之愈親而不費衆之愈約而不繁者與夫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非有所加也未至於欽明文思與濟濟哲文明未免天理人欲混為

一塗相去之間所爭毫末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其憂道之主用功之切後世明君賢臣所當熟察也

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錄曰此陳謨第一言舜禹身有之故言之

○親切而有味也舜自側微至於微庸歷試至於居攝歸格至於陟方其間若七政之齊百揆之總九官之命四凶之誅何自而易易乎至禹尤有甚焉水土之勤痛於匪父胼胝之勞成於弗子八年之勳繆於靡

府四

二

室四乘之苦甚於匪躬苟以易心乘之何救於覆轍耶是故旨酒之惡慙克也分陰之惜時克也聲律身度已克也左繩右矩治克也一饋十起勤克也一沐三握慎克也自勞心焦思以至於吾無間然者何莫

非難事耶嗚呼艱則治不艱則亂艱則安不艱則危他日夫子吃緊而言曰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吁可不慮哉

臯陶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錄曰臯陶之意盡其愈勤而愈密耶未克艱者心也而所以盡之其萬幾乎今天天一晝夜之間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日月之旋轉星辰之運動陰陽之交錯五行之聚散何啻其萬分耶猶之於

○君也一日二日之間由寢興灑掃以至車馬戎兵由常伯襲御以至夷狄蠻貊其朝廷之治亂生民之休戚社稷之安危天下之盛衰何啻其萬殊耶然皆係于一念心思之微動於善則無有不善而萬緒皆理

府四

三

矣動於不善則無有於善而萬事皆非矣是故兢兢以守之業業以持之必使幾之在我者無一髮之私無毫釐之差是雖紛紜輻輳萬有不齊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此天工人代之意合內外而一之也

蓋稷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錄曰有天則有地地附乎天者也有君則有臣臣依乎君者也天一氣而已至於生之所以著物物之所以繁天者喬者飛者潛者峙而載者振而流者周徧廣濶磅

礴深厚無乎不至皆地之功也君一人而已至於朝廷之所以正萬國之所以匡用人行政安上治民上而三光下而群生外而四夷遠而八荒莫不咸宜皆臣之功也此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虞廷

○陳謨首發臣哉鄰哉之旨且反覆申重極其味嘆為人上者所當涵泳而弗失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

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錄曰自股肱耳目之義著而後元首股心益見其可親非但理之當然亦勢之必然也今夫手足痿痺謂之不仁耳目不明則

不成人人之一身可缺一乎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外有耳目之德內有聰明之實而後能戴天履地而為人苟無是則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矣惟君也亦然是一故有股肱然後能翼然後能為有耳目然後能明然後能聽而周身之用全故治天下可運之掌也然其義在於自明其德詩不云乎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倍無卿嗚呼其知慎哉

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錄曰面從豈為臣之得已哉設若刀鋸在前鼎鑊在後猶之可也然且決術於立談之頃逢君於指顧之間惟知其言而莫爭違而不顧理之可否事之得失吁一至此也後言豈人君之樂從哉或者因人轉移隨事納約猶之可也然且要結於私交之際指繫於庭論之間甚者捨已往之緒餘證在已之曲說吁一至此也蓋由為君者不尊獨立之義為臣者不敬臣鄰之職而爾汝之間偏聽獨任豈知朝廷者衆人之

朝廷天下者天下之天下莫以一人之向背而央萬事之是非乎  
益曰吁戒哉傲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

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錄曰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者大廷之上百官之前批逆鱗犯忌諱所以過人欲於將萌存天理於既滅也戒哉傲戒無虞者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君在前拂士在後所以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四夷之來王不曰兵堅甲利而曰任賢去邪一志齊慮蓋之志可以見矣其來有苗之格而動天心之扇豈偶然之故哉

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  
錄曰堯舜禹但言執中而不言立賢蓋唐虞之際有八元八愷九官十二牧濟濟相讓允滿于廷湯之時求來元聖而且五就湯五就桀苟非三使往聘烏能幡然而起此推位讓國與推土固存之所由異而反

之以至於聖與精一以致其中者同是一  
執也歟  
湯誥曰聿求元聖與之同力又曰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錄曰此可見相道之隆重而湯之自任亦

無恠乎其自聖也  
萬章問曰伊尹以割烹要湯有之乎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

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置諸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畝之中田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

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錄曰四岳之舉而猶歷試諸艱者堯非得已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舜可禪乎吾茲試矣三聘之及而猶冀冀自得者尹非不恭也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此三聘之禮誠哉人主之高致帝王之盛節如是而猶有割烹要湯之譏出處之際可不慎哉

又曰尹何以樂堯舜之道耶堯舜之道性分所固有奚吾而存奚人而亡人惟不自重也於貧賤戚戚焉貧賤而已耳飯糗茹草何物乎於富貴汲汲焉富貴而已耳木石麻豕何事乎是故莫大於精一執中而

非義非道辦之何精莫難於有天下而不與而一介千駟守之何固莫急於存心天下而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視之何親莫先於加志窮民而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任之何切是豈虛談假設以欺世盜名哉

厥後孟夫子庶幾任之其曰人知之亦冀罵人不知亦冀罵即三辭往聘之心也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即天下弗視之心也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即非予而誰之心也曰得志澤加于民達則無善天下

即自任之重之心也奈何戰國之三代惠宣之不成湯祗見三宿出書而未聞三聘入疆也可慨夫  
說命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鑑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

兩  
錄曰礪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舟者濟險難利涉大川也霖者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也是三者相之道也然亦有若金而變革者有若舟而普溺者有若旱而共

焚者故人君苟得其相則何事不濟苟不得其相則豈惟瞑眩厥疾終膏盲吾憂矣豈惟自傷厥足終袒裉吾懼矣此錄之深意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錄曰木從繩者規矩方圓之至也后從諫者聖人倫之至也三代守成之主克即負荷不墜厥緒端賴於此唐之太宗嘗舉以訓太子庶幾可與言者他日又曰木心不正脉理昏邪嗚呼斯木也其諸異乎從

繩之木也歟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錄曰孔子之稱文王蓋有見於贊易也乾為天為君為上為冠為首坤為地為臣為下為履為足臣之不可加於君猶地之不可加於天下之不可加於上履之不可加於冠足之不可加於首皆聖人贊易之義也雖曰天與之人歸之吾豈含章焉吾豈履霜焉此其立心之舍私處己之光大御



物之貞順德福之無疆果何所紀極何所限量乎故不惟曰德而曰至德史稱西伯陰行善者可不待難而自釋矣

史記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府四

九

錄曰愚觀夷齊之諫至今凜凜猶有生氣然卒不能已於伐紂之師則義士之言果安用乎曰非也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皆以人之一言立於天地之間也夫苟與周美苟勝殷矣不期而會矣

上帝臨汝矣然而天尊地卑之誼實在也於此而無片言及之乾之策不幾於息君之分不幾於士乎故不得已而爭之爭非能止殷之士所以存救之心亦非能遏周之興所以扶周之理也豈非天地間不可

泯沒不可斷盡之元氣歟或以為匹夫不可奪志其君之所許夷齊之所不許則其道狹矣

武成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錄曰泰誓既以作民父母陣於前武成復以作之君師陳於後言何復歟曰非也天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由前之言仁則能盡夫義由後之言義所以行夫仁也是故非天子不教典庸禮不命德討罪受既

為天子矣乃反而力行無度昏棄厥祀則典禮何在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則命討何在於此而不得克相者以寵綏之則天地之聽息而萬物之靈蔑矣此天地之大義待君師而後行世微武王則一日不可治

一事不可理一步不可安一夫不可能苟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則厥罪惟均又安能保其無越志乎

乃及商政政由舊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養

府四

十

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錄曰此勝殷之始其施為氣象於湯而有光也夫商政之舊即周政之新者也箕子傳道所在不可一日無商容禮法所存不可一日廢比干直道所係不可一日誣百

姓天心所向不可一日疎散財非私恩也所以富天下也大賚非博施也所以富善人也此所以萬姓而悅服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

而天下治

錄曰此造周之終其施為氣象視古為無忝也夫皇極之敷言即此篇之本末也既富方穀則爵土不可玩近天子之光則賢能不可虛錫厥庶民則五教不可輕入政

厚生則民食不可後敦明信義王道蕩蕩也崇德報功王道平乎也此所以垂拱而天下治也

周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

府四

十一

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

曰三孤二公弘化富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授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虐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

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錄曰此成王所得於周公之論道而為萬世不刊之令典也夫周官之書三公六卿而一言蔽之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周禮之建各屬三百有六十而一言蔽之曰不惟

其官惟其人公之意可以見矣而何以學周禮者之紛紜而不一也夫公之所建者制也所周者意也玩其制師其意斯可矣按其駁索其班非善學者之意此錄止及於周官也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佐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急勿荒政不學牆面遊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極不期後恭儉惟德無戴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

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不和政靡舉能其官推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錄曰此所謂不惟其官惟其人也夫官虛器也人實用也所謂惟其人者則必勿而

學之壯而行之此造士之標準也其進于是則必功崇業廣不驕不侈作德日休居寵思危此大臣之體段也至於推賢讓能舉能其官則是官之職治永永而無斁矣是道也惟周公信能任之惟成王信能行

之後世有作不可尚矣

周禮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廢以馭其罪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誅以馭其過六曰生以馭其福七曰予以馭其幸八曰奪以馭其貧

錄曰謂之柄者所秉執以起事王者御九有而齊之於手也謂之馭者所操縱以致遠王者驅一世而內之於善也天無福善禍淫不能使人畏君無賞善罰惡不能使人服其畏者非其所愛者也其服者非其

所私者也王天王也官天官也天無私覆聖人豈有私好哉無私好亦無私惡是故爵必稱其德祿必稱其功置必當其賢生必當其勞隨物付之非我所由也予必當其善奪必當其罪廢必稱其辜誅必切其

過人自求之非已所干也故能不勞餘力而振起九有不廢精神而馳驅一世若乃爵之祿之隨其兩好當廢當奪私其兩憎則是亂本而非操柄也朽索而非六馱也本以詔王而反以速禍將安所用於天官

乎此宰天下之第一義不可以不知也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嫺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錄曰八刑而必及於造言亂民者夫言必及義非所謂之造也惟夫讒佞邪慝之徒人所公是也而非之人所公非也而是之而人之好為不義者入之而難解則天下被其害矣詩所謂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者

也。行而有常，非所謂亂也。惟夫行險僥倖，之輩，莫不綱常以圖，非望之及，恃亂物則以速稱心之謀，而民之善為虺蜴者從之，而莫痊，則率土懼其禍矣。詩所謂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者也。此上世之所必誅也。

檀弓：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

錄曰：君何以必有犯乎？蓋君之一心萬幾，攸萃恩可以造人之命，威可以制人之生，進可以措天下於安，退可以置天下於危。

不得已而有言，乃死生安危所係，故謂之犯也。臣何以必有方乎？蓋臣之從君，死生所以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事雖至廣而力則難干，故大不可以侵小，下不可以侵上，不得已各司其事，乃吉凶榮辱所關，故謂之方也。夫左右者職也，無隱者心也，以有方對無隱，職雖各異而犯則相同，然則自諉無官守，無言責與，絕人以出位，皆非也。豈服勤之道哉。

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

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諉，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饗

國五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饗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爰知小人之休，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饗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

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早服，即康功，田功，自朝至于日中，旻不遑暇

食，文王受命，惟中身，厥饗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

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譁，張為幻，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錄曰：此周公告成王第一義也。夫天下至鄙者，莫如稼穡，至勞亦莫如之，而至益于民亦莫如之，及其至也，躬稼而有天下，則至仁亦莫如之。此天命去留之本，人心向

背之源，壽命脩短之根，德福廣狹之驗，自祖宗來，積功累仁，千有餘年，未始一日忽志之也。然或不知小民之情，則亦非迪哲之道。蓋好逸者，民之常情也，又必胥訓告，胥教誨，略其怨詈，詛祝之愚，而惟反己自

責，則無逸之德，通乎上下，豈惟成王所當監哉？後賢後王，莫不然也。豈惟後賢後王，萬世君臣亦莫不然。故各以嗚呼發之，所以深致其嘆息興起之意云。

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

劉風化之所由使替勝朝夕諷詠以教之其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水一之日盛發二之日栗烈無水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歸子盥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水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

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女心傷慙治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

桂華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

為公子裳四月秀萋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

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縱獻劓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

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歸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六月食鬱及薺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葺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藜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畫爾子茅膏爾

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饗求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豕九月肅霜十月落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錄曰此詩與無逸相表裏觀其一字一義

府四

十七

小民知之君子亦知之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以未盡真經天緯地之文徹上徹下之語且不以直陳於前而使人諷詠於其側賢於法語之言夫夫歌詠所以養其性情以王之幼冲血氣尚未定也而警矇奉之則

宮人私侍遠矣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而朝夕陳之則盤樂怠傲蔑矣此古之詔王者不必遠其聲色而聲色自遠不必絕其遊畋而遊畋自絕不必輟洗止輦而自不覺其入之深不必犯顏諫諍而自不覺其

聽之熟三伐守成之令主豈易得哉

召康公從成王遊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曰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以音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苗矣

爾士宇版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今聞今望豈弟君子四

方為網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離離嗒嗒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

歌

錄曰尚論古人惓惓忠愛其君至于周成茂以加矣然觀其所以為戒者一則卷阿可樂之地飄風可樂之景二則因歌為戒

府四

十六

非有絕切之意矢詩不多非有急迫之言先之以歌動之私終之以太平之瑞此古之聖賢言不廢而道相成使其君聽之自然優游厭跃而不覺其心契之深者嗚呼心契而言可忘矣其於儆戒乎何有